

失落的文明

目次

蜃氣裏的婚禮

輕雲

靜穆

銅壺玉漏

海棠與梨花

情書

失戀的故事

蜃氣裏的婚禮

(一)

在一個極清淡而素潔的禮堂裏，壁上四處掛滿了歐美名畫家的戀愛畫片，台上放着一個薇娜絲的石膏像，還有兩瓶白的玫瑰，屋子裏擠滿了賓客，聽台上新婚夫婦的演說，一壁還看着這新的一對合作的詩集，那裝訂的澹雅和禮堂裏的布置是諧合的。這本詩集是他們的戀歌。賓客一個個都含着春光也似的笑，爲這同往藝術之宮的旅客祝福。他們自己更

是陶醉了似的，從他們的心坎裏發出微笑！——微笑！

——忽然——忽然，這微笑移到一個孤獨的青

年作家的臉上來，那時一切的幻象很快的旋繞，在他眼前像黑雲一般的糾結，忽然便散了，似那霧氣迷濛時遇着初放的朝霞，立刻便化爲烏有，仍是廓清的天宇彎着他的腰覆在地；又似那春夏間的蜃氣，倏時消滅，仍只剩了波平浪靜的海面塗了幾點墨一般的帆船，一切清淡而素潔的布置合宜於青年作家的婚禮的現在改作一間小小的編輯室了。陽光從窗隙射進來，在他的臉上跳躍，他沈思的面容彷彿在咀嚼那樣

的趣味，手裏拿着筆，而那待寫他文學論文的紙上還是原來的素白的原質。他想：『倘若我和伊能夠有這樣的一天呵！戀愛不含佔有性，這話太高超了，我不願崇奉。我願伊永遠是我的人，更願我也永遠是伊的人。雖然戀愛時時需要藝術的繼續，但我總希望能夠不被拋棄。因為，我實在太孤寂，乾燥得像涸泉裏的鮒魚一樣，熱烈的盼望着無盡期的住在活潑的水流裏。愛原是含有妒忌性的呢！』

他像這樣的解釋了他對於和伊結婚的希望之合乎情理，於是他又微笑了。索性放下了筆，左手弄着下頷，無意識的

摸着，去想伊對於他感情的濃厚。

他想到伊時常幫助他編輯文藝副刊，遇着稿子缺乏時伊總很心急的代他張羅，將伊的女朋友的稿子寄給他刊登，伊自己更是努力的做。並且他也常從別的女朋友處聽到，說伊是怎樣的在別人面前說他誠實而且勤憤。他又想起伊對於他一點顧忌也沒有，常將伊家裏的事告訴他。最使他欣喜的，便是伊肯聽從他的勸勉。以前伊是愛看「半月」一類的雜誌的，以後伊居然因了他的解釋，棄去不看，而去看「嘗試集」，「少年維特之煩惱」和別的新書。以前伊是反對童話的，

後來也因了他的解釋，而知道鑒賞超自然的故事。他覺得他們的性情是這樣的能夠融洽，將來伊也必能對於文學上有可驚的進步，如果他們能夠結成永久的伴侶，他必能得到伊許多幫助。他想起白朗甯和他的夫人感情的融洽和生活的調諧，因了互助的緣故都成了英國偉大的詩人；他雖不敢比擬白翁，但他深信共同生活的基礎必須建築在同道上。他曾讀過史特林堡的「天然的障礙」，那上面說一家夫婦的生活不和諧，因為丈夫是學森林的，而妻子却是學簿記的，於是他對於這一些更加相信，如果他現在需要安慰，那麼在他的女友

中間除伊外沒有更合宜的了。

像這樣想念着，他的幻想又開始起來：彷彿他在那裏作稿，伊替他謄寫清楚。一會兒伊在燈下讀着小說，他在後邊站着，伏在伊身上，和伊共讀。像夢一般的朦朧的影片一張張的瞥過。

(二)

「還早呢！是時候了麼？」他像希冀判斷的神氣說，因為他的心確實是攪亂得像蒲公英飛飄的種子了。

他的朋友很鄭重的說：「我看你們確實已經到了成熟的

地步了！」

「不罷？真的麼？」他雖是像這樣懷疑的問，其實他是很願意想像，以爲他們實在是累累的可摘下的葡萄。

「怎麼不真？你想想，你們交友的期間已經一年多了，而伊對於你又是時常表示比別個朋友不同的情感。」

那時黑雲散開，灰白色的月光從槐樹葉的縫隙射到地上。淒厲的北風撲面吹來。這僻靜的街上只有一盞黯暗的路燈像鬼一般的矗立在路旁。此外可以聽見的他和他的朋友兩個人的談話聲和懶惰的足音。他默念着他朋友所說的「一

年多」，仰頭看那欲墮的月光，心旌裏不免搖盪到一年多以前他和伊最初相識那時的情況。沈默了一會，他說：

『是的。我是很愛伊的。』他所答的却不是他朋友所問的，這時他神經的聚集力早已散去，說話也只是繽紛紅墮的落花，凌亂得看不清楚。『想起一年多以前，我初認識伊是在一個問題的討論會中，那時我覺得伊是極溫和的一個，而伊不自誇大，總以爲伊的學識不夠，更是我所少見的。從那時起，我稚弱的腦子裏便有了伊的印象，直到現在，那印象一天天的逼真起來。朋友，伊真愛我麼？請你告訴我，不要

隱瞞。……」

他的朋友只得又重複的告訴他，說是據他的推測，伊實是愛他。

『唉！也許是的，但願是的！我想起一件事來，或者這便是伊愛我的表現麼？有一晚我約伊一同去看新劇，伊的母親不許，但伊一定要去，後來終於伊和我一同出去了。』

『這自然也應當是一件。我看伊近來忽然努力從事文學，改變伊向來的態度，這却是最可使我相信你倆可以成功的一點。』

『但是，我終覺得早了一點。伊並沒有對我說過一個愛字，雖然是友誼極好，而伊僅在一次賀年片裏用英文稱我親愛的朋友，平時通信給我，僅僅把可厭的「先生」的頭銜除去，直呼我的名字。』說時他抖顫了，呼吸急促的嘆息了長長的一聲。這時他的神經是怎樣的受猛烈的刺激呵！

『你不要忘了，戀愛的歷程是從友誼漸漸進步的。我很勸你試一試！』

『我又覺得伊愛我，又覺得伊對於我只是特別深厚的友誼。我害怕，我不敢這樣做！如果——如果，唉！那時

不是連友誼也失去了麼？現在我和伊相處，雖是暫時的，但在我的寂寞的心上實在已經開放了玫瑰的芬芳了。我願意永遠留在夢幻的戀愛裏，以不解決來解決，還可以免得像待決的死囚那樣難過。」說時，很堅毅的，不像以前那樣的垂頭喪氣。

「但是，在事實上這辦不到，伊不能永遠的不嫁，你也不能永遠的孤獨。」說時，他們已經走到這條短街的盡頭，於是又折回來走。他們像這樣來回的走這是第三遍了。

他堅毅的志向忽然又像阿米巴般蠕動起來，很苦惱的惘

然的說：『我應當怎麼辦？』他覺得他的腦子這時嗡嗡的在響了。他緊緊的握住了他朋友的手，恐怕跌倒。

他的朋友又只好重複着說：『我勸你試一試。求婚並不是一件不正當的事，允許與否，權在於伊，有什麼可怕的呢！』

『只是，我覺得我實在配不上伊。我這樣的不愛修飾，而伊却是清淡的可愛，我的面貌也不及伊十一。伊是這樣的一個像朝陽的豐潤的臉呵！』

『朋友，你平素對於婚姻主張重學問的，怎麼現在談起

這些事來了呢？不成問題！不成問題！」

『不過，還有，我現在的經濟也只能使我作戀愛的幻夢，不能踏在現實上。』

『這更不成問題了！』他的朋友笑着高聲說，『你們每月不是都能得到二十元麼？以後伊還是當伊的小學教員。你還是當你的編輯，又有什麼妨礙？房飯開支，簡省用，有四十元也就夠了，何況你們的薪俸未必是一定不變的呢！』

『是的，伊也和我說過，伊沒有要家裏錢，伊自己供給自己。我自己的生活每月二十元也已能維持，當然可以不戒

問題。其實，愈是這樣的生活，我愈歡喜過。」

『還有什麼問題沒有？』他的朋友問。

他沈默了一會沒有回答，他也不知怎樣回答，腦子又震動起來。

從空氣裏很鏗鏘吐出下面一個個的字：『那麼，鼓起，你的，勇氣，去試一試！』

『這個麼？——唉，好，』他大聲的說，『去試一試！』這時他的勇氣好似穿着鐵鎧的騎士，很堅決的上了情的戰場，以前的迷惘一時興奮起來，月色的灰白，也彷彿漸漸

的褪去，只剩着一線可希冀的光明，仍從槐葉的隙縫灑到地上；路燈的火焰，向上跳着，也催他去做。

(三)

他總算是在電燈下把一封重要的信顫抖的寫成，幾度裝到信封裏，幾度又抽出來，終於將信封封上。拿着信想親自付郵，不覺又縮回來。他這時好像猶和豫那兩個怪動物，不知怎樣是好。到底輕輕的說了一聲去，拿着信跨出了報館門。這封信有幾千斤的重量，他不自然的拿在手裡，踏着月色走近郵筒，愈走近，他的步子愈慢，到了郵筒安置的地方，